淡江時報 第 524 期

**美人魚釱娜娜與我（下）**

**瀛苑副刊**

我做錯事。
  
  
　我殺了保羅。
  
  
　「薰。」
  
  
　我醒來已經是天黑，房間裡的燈沒開，肚子異常地餓。並且我聽到有人在喚我。
  
  
　保羅？我看到保羅站在落地窗前面，笑得這麼純真。
  
  
　「你醒來了。」
  
  
　他用笑來答覆我。
  
  
　「妳餓了？」
  
  
　我不好意思地點點頭。
  
  
　「保羅，你醒來，真好。」
  
  
　「怎麼不吃飯？」
  
  
　「他們剛來過，可是我想睡，不想吃。」我伸出雙手，要一個擁抱的姿勢。「保羅，借我抱一下好不好？」
  
  
　我看著保羅朝我走過來，落地窗外的星星這麼亮，在保羅背後凝出一個光暈的翦影。
  
  
　保羅？
  
  
　保羅的肩膀明明觸手可及，我卻摸不到他。
  
  
　「妳愛我嗎？」保羅逕自微笑著，好像這情況理所當然。
  
  
　保羅？微笑的保羅隨著光暈一起消失，同時落地窗外的星空整個黯了下來。
  
  
　「保羅！保羅！」我用力地揮著雙手，試圖抓住空氣中他留下的丁點氣息。
  
  
　我真的抓住了一雙手，好小，不是保羅。
  
  
　我哭著醒來。
  
  
　「小姐小姐，妳作噩夢了？」透著漾滿霧氣的眼，我看到朦朧的人影。
  
  
　是隔壁床的歐巴桑。
  
  
　我咬緊了牙關，點點頭。
  
  
　「我女兒剛送來一些雞湯，我一個人吃不完，想說妳剛也沒吃，所以，想問妳如果不棄嫌，要不要多少吃一點？」
  
  
　我楞在那裡。
  
  
　「好啦。多少吃一點，我碗筷都幫妳款好了。」歐巴桑熱心地把雞湯遞給我。「少年人臉色這麼歹，哪ㄟ行？」
  
  
　我點頭表示感謝，低頭吃將起來。
  
  
　湯那麼甜，歐巴桑那麼熱心，我的心卻抽不出力氣來與她說話，只能讓她專心而滿足看著我吃她的愛心雞湯。
  
  
　直到把雞湯喝完，我才抬起頭。
  
  
　「好吃嗎？」她巴巴望著我，似乎很渴切我開口說答案。
  
  
　我說好，並且給她一個我真幸福的微笑。
  
  
　歐巴桑笑得很開心，順手接過已經被我喝得空掉的碗：「這樣才對嘛，女孩子就要常笑，才會美。這樣很好。」
  
  
　不好不好一點都不好。妒忌像毒一樣滲透我的全身，我的臉因恨而扭曲，與美麗徹底絕緣。我想起我是個兇手，我的愛殺死了保羅。
  
  
　就在夢裡，保羅問我妳愛我嗎，這是唯一的一次，只在夢裡。
  
  
　而且是在保羅陷入昏迷之後。
  
  
　那一句妳愛我嗎聽來像是指控，指控我曾經因為那一夜見不到他而詛咒他。
  
  
　「不好不好。」我從床上爬起來想要接過歐巴桑手上的碗，自己拿到浴室去洗，可是我才走出一步就因為踩不穩腳步而跌倒，直接吻上地板。
  
  
　好丟臉。好痛。我賴在地板上，感覺到手掌手肘膝蓋泛開的痛，我的淚因此飆出來。
  
  
　發生車禍，撞擊地板時的那一刻，保羅是不是也感到痛？極巨大的痛聚集成恐懼和怨怪。
  
  
　怪命運，怪我。
  
  
　我惡毒的任性的嫉妒的詛咒。
  
  
　就在我惡意地掛掉保羅電話，開始全心全意等待保羅之後的六小時又四分鐘，我開始整理累積在上一個夜裡的一切混亂。首先是抹香皂，然後沖澡，再來是洗衣服，並且完完整整地把我的浴室刷乾淨，包括浴缸，包括洗手槽，包括地板磁磚間隙，包括馬桶。
  
  
　凡有我曾經混亂的痕跡，我都要加以消滅，一點都不留。
  
  
　當然，也包括保羅。
  
  
　我這麼一心一意地相信你，還把性命都賭上，用另一種方式暗暗地告訴你：我願意以我的無數個明天來換你的一次赴約，我愛你。可是你不來，你只肯在我面前騙我，但如果隔著一支手機，一個小時的車程，你就退縮了，連我拉下自尊以生命相脅並情願背負叛友的罪，你也不肯來見我一面。保羅你連濫好人都不配做。
  
  
　我再也不要見到你。我的手放在刀片上，輕輕一滑便沁出了一痕腥紅。
  
  
　很痛我知道可是我想記住這種痛，保羅你讓我這麼痛，有一天你也要領略今天你給我的。
  
  
　透著玻璃窗，建築物的稜角將紅色太陽切割出弧形的線，柔和了我臉上詭譎的笑。第一次我在日出的時候清醒著，以異常仇怨的神情看向天空的方向，索求。
  
  
　一個公道。
  
  
　然這公道在這一刻顯得荒誕無稽，我把頭埋在歐巴桑溫暖的懷裡無地自容。
  
  
　我的愛太自私，一點一點吞掉了保羅的好。
  
  
　我害死了他。
  
  
　「睡吧。」歐巴桑的嗓音圓潤而柔軟。
  
  
　也許她有太多的愛需要排解，悲傷的我恰好是她的出口。否則她為什麼容許我只是一個陌生人，並且吝嗇地連微笑也不願給，卻也得到一碗熱雞湯和她溫柔的對待。
  
  
　燈熄的時候，我的淚流下眼角，這一夜，我睡得特別舒緩，一直到天亮都沒有醒來。
  
  
　我醒來的時候外面的光被拉上的窗簾隔成隱約的線條，空氣中瀰漫著讓人窒悶的溫熱，整個病房此時都在午睡。我覺得渴，翻過身想要找水喝，卻發現櫃子上的水壺倒擺著，擱在那裡生滿灰塵。
  
  
　我只好一個人靜悄悄滑下床，一時之間卻找不到一雙拖鞋，我拿起水壺，暫時壓下午睡後的躁鬱，逕自赤腳走出病房。
  
  
　哈啾。
  
  
　空氣裡灰塵揚起，挑撥我過敏的鼻子。我低下頭，覺得這樣可以閃過灰塵。
  
  
　下一個轉角，卻看見娜娜坐在中庭的陽光裡，眼裡盈盈放著仇怨的表情。
  
  
　我怕。
  
  
　想偷偷轉頭走開，娜娜看見我，喚我：「薰。」
  
  
　娜娜。我走過去，抱住她小小的肩膀。這麼小的肩膀，前一天還被保羅呵疼地擁在懷裡，現在卻得獨自背負這些！我不忍再看娜娜的表情。
  
  
　娜娜，我拿什麼臉面對妳？我毀了妳的幸福。我不想，可是我做了。（全文完）